頤綵堂文集

頤綵堂文集卷二

秀水　沈叔埏　埴爲

頌

聖主五巡江浙迎鑾恭頌 謹序

臣聞治躋大凝被天和食地德河循軌海效靈蓋必久於其道而後觀厥成焉漢王褒云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者煒乎煌哉徐徐于于至於今而晏矣粲矣稽古巡典赫胥氏歲省方觀民設教黃帝乘龍四巡南臨元扈合符於釜山以觀其會顓頊高陽東

跂蟜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往牒所紀遐哉邈矣嘗考釋經者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爲天循行以牧人也又曰一次巡守一次提攝整齊所以新新不已之意舜五載一巡班固云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因天之道恩亦當竟也夏殷六年一巡鄭志云取半一歲之律呂說者謂唐虞羣后四朝須四年而徧故第五年乃時巡夏殷分五服建五長須五年而徧故第六年而後時巡周十有二歲一巡說者謂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成王之知時變識會通也顧夏后元圭底績百歲涉江而傳子暨孫罔纘

舊服周詩時邁須武般頌成而數傳以後惟詠車攻蒐籍
言時巡之盛繼序勝闡刱其爲攬貫紘於戸闥奠水土於
崇庳以迪
前光而
錫民極者哉我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六十一年中
六幸江南而五巡浙水四千祀以來禹跡復堯勳放用能
驅馳軒頊遯邈殷周詩書稱述不足多也欽惟我
皇上崇效
天行繼繩

祖武踐阼以來閱四十五年無逸作所不息以誠遡自辛
未之春肇舉南巡登稽山涖南鎮旣而丁丑壬午
翠華重幸
恩洽澤覃至乙酉而
鑾輅四巡日華雲爛寅望秩以協方社行慶惠以子黎元
猗歟盛矣惟茲三江兩浙澤國巨浸在吳則河在越則海
所在隄防捍禦費水衡以萬計前此
春巡四至月省時考歲獻厥功俾粒食之民耒耜從其宜
溝畎以其便故億兆依戀
聖主如我

聖祖當時膢臘禱祠輒詔我儕小人鄉迹屬巷甘臥水行
而山處鹿聚而麕居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其孰能踰
越遁理攀陟
闕廷以仰見
萬年天子飲食宴樂延頸舉踵喁喁然望光
雲日歲逾一紀而星又再週矣我
皇上沿時省風考同巡邇薦饗於嵩岱綏福於清涼歲至
木蘭以行獮政時臨淮淀以誠宣防襄者
考牧巡邊遠至多倫諾爾而
橋山展敬振轡

陪都比復
車駕三至矣豈邇在江介而憚於屢涉爲且兆姓戴
皇帝德淪浹肌髓垂五十年猶是戴
皇祖德也恭際
萬壽七旬數天集慶
皇儀究焉
帝容展焉我民獲戶享盈寧人樂富壽且我
聖主紬華傷儉傳勅省塗亟引避騑驂鄉凡諸宿頓費由
府賃役不及民仍歲暢垓沂埏三光告稔氣調時豫戀平
人富我南國黃髮等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皆蒙

賴

聖人恆久不已以煦嫗覆育之者也則迨其時哉爰是牙

節重臣聯牘固請

帝鑒其誠

詔以庚子孟陬日惟辛卯再舉南巡乃

申傳諭下辰告一切郡縣之儲跱館宇之釆椽重儆知頓

毋事踵增惟是

躬親而咨度者於治淮黃則清口所拓雖陶莊之引河暢

流而下游之墳淤慮弗泄隘也於治海塘則潮勢所趨雖

鹽倉之漲沙如阜而北岸之柴工慮弗堅固也更沛

綸言預宣

曠典以育材俊造開

壽考之特科以藏富倉箱蠲直省之全漕其他截米平糶

減從恤役

恒憲遞須

湛恩溥被萌隸奔走歡告屆日

建華旂鳴玉鑾越兗濟徑桃宿陟徐息澤雁塚

覩隴渠之安流紹

聖祖之明德泝江而南入延陵過茂苑濟具區道槜李憩

鳳山之衙石以臨羅刹之濤江

覲乎三壹之拱翊見廣斥之成腴於是吳越耆艾咸聯襜

抃額而詠

神功歌

聖澤於以効華祝而洽

天歡溫溫乎懿哉

仁皇六至以續禹功

聖主五至而揚

祖烈繼自今四代巡狩之制或數或疎惟

皇上酌而行之是則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也是役也

升踐隄防親知劇易目營手畫爲河海定永圖焉所過境

內禋祀賚予如初禮神人胥悅民物交鬯而東南父老戴

帝德佇於

仁皇相與攸缶擊轅謳歈蹈舞而進曰我將臚卉木之暄

妍獻江海之珍錯以介景福而怡

天顏也我將啟神仙之窟宅恭巖壑之靈奇以展昌辰而

增

祉祚也則覲於千詩百賦

摛藻同春馬上挑符寸晷口授

天格瞻麗

睿才雄健曰我於

宸章之富而卜鴻庥之汪濊也

批答章奏萬幾簡心廣求民瘼周咨疾苦夕爽昃旦加勞

勗勤曰我於

勅幾之處而知

慶基之昌熾也夫

德與

壽隆

福與

巡蹕固非尋常猶詠足以鋪陳盛軌伏念臣以太學諸生

蒙

恩充補八旗教習憶昔

四巡江何瞻仰

屬車兩試

行闕茲　臣以寧毋回籍祗迓

龍光倍切榮幸雖弇陋無文竊效衢歌巷祝擬頌九章班

容揄揚於

郅治之萬一謹拜手稽首以獻辭曰

天錫

皇壽而隆時乘六龍以巡我南國　叶　以省我春農河之翕

洛脈巡海之恬波不溶滅十有四載河海告成功來觀來

歌

聖人五臨叶一章十三句

揚州之域德産殷富叶敦哉皇氏眞哉豐國下舞上歌詠

仁蹈德

聖皇涖止興利致福叶昔常來遊今豈不又叶

天高聽卑

皇肯從欲叶乃舉五巡上章獻歲叶二章十四句

帝臨河渠河伯導流叶清黃交滙水行舒舒水行舒舒詒

謀

祖則我

皇成之建萬世策江衢如砥其沚湜湜功郎康田美禾美

麥惟

聖勤民惟勤克仁以渥我烝民曰自初廵以至於五廵章三十七句

民之庶矣富我民之富矣教我我

皇之來甫人是荷吏之術矣字我吏之良矣長我我

皇之來甫人是服治幣化隆叶式毗

皇心從以欲矣勤以風叶矣是訓是行迩

皇躬叶矣四章十四句

帝觀海壖海若朝宗叶積潬成阜鴻波不興叶鳩茲工築

纘茲烝新後思是弭前功是循爰谷爰度來駐海堧
聖澤如海
聖政同春惠此南國
恩洽前巡五章十四句
在昔神禹胼胝胼胝俾乂水土龍負涉江受祿承祐我
后神聖紹衣率履曰惟
祖武
皇祖之南海㴱化置我
后之南禹功是參惟南人之多壽恩
祖之六巡覲

皇之五巡祝

聖壽以萬春 六章十六句

有億壽民來媚茲

一人媚茲

一人手并負瑄

予以帛締授之杖几大酺以宴之民買以等 叶 之借爾多

士莘莘濟濟受

帝之祉孔燕樂豈小大拜手 叶 曰

萬年天子 七章十四句

鳳山虎阜

天子之壽明水碧津

天子之春山有嘉卉水有游鱗有龍有仙有臺秩然春物芳妍歌吹駢闐擊鼓吹豳樂郊之民戴以香盆擎以春酒狀老穉幼祝

天子萬壽 八章十六句

天子之壽南國是有我稼既阜 叶 我蠶既好 叶 我桑麻既茂我婦子是保 叶 我秀民有造 叶 我老人壽考 叶

覩我民五巡介

聖壽七旬萬有千歲以綏我南人 九章十二句

七

聖駕四詣盛京祗謁
祖陵禮成恭紀 擬七徵八首 代
乘軺使者于役青兗復
命盤閒是時
上四舉上
陵之典
六飛在途告
東巡之禮成望兆鎮而
鑾紆有厄
蹕儀曹過之使者揖而言曰子有樂於扈

遊叶乎廟闕高譚於
盛軌將以次愛而臚焉儀曹曰褘矣茂矣古罕儔叶矣鑠
矣融矣難究詞叶矣試稽毫以吮墨請更僕而停騶叶吾
爲子延子爲吾歌叶若乃
天作嵩嶽
皇極亭衢有俶其道行歸其埊叶昔龍堆而雁塞今紫縣
與黃圖經一州之豐壤攬二縣之上腴遂行稼而
觀穫爭刈熟而斂疏欣
降康之有兆各夢協於維魚紛衛節之御路望老稚以擕
扶

聖主方展期而湊爽因綴蝱而周諏叶 輕正供之全免賦
給復而蠲租
恩有加而必渥禮大備而如初妥粢兮老邊之一綫廣輪
兮千里而有餘漢拓畿於六葉周誇臙於一苶第較隆而
絜盛曾何足以相侔叶 於是肅肅習習匪疾匪徐嗚鸞呰
呰鶺龍衕衕音魚白濼而滌以至於
舊都使者曰
二京之墍
幸又歲星五周叶 矣予言其大者厥體何如
儀曾曰於昭我

淸合撰
穹昊高辛高陽太皞少皞代生
聖神邸古猶眇遺甲十三乃敎乃敕者定
戰功式廓
王造建
太室之一宮爰飄京而宅鎬陳嘉豢兮柔牷薦滌鄰兮淸
醲積奕葉之熾昌遊
來景之纘紹縣瑞應於河源卯
德歆於秬蒀
聖主命典瑞以鑄成選卯人之地寶旣增輝於鉬牀用孶

藏夫華藻會粹馬於載塗導

鑾輿而汎埽蒿桂茅茨昔爲祠禱黼構瑨除今焉瞻眺羅

祥烟之遍空鬱紫雲而旋繞珍

九廟之所存綿萬禩而永葆使者目此以徵

謨烈之詒久而光昭 上辟

儀曹日東壁之光粲於龍尾

秘閣斯辟層檻岌峙瀏淵同稱

奎文作記 叶 文寓闡綸所存者理如日中天心傳在此惟

聖主之右文兼堯舜而與偕 叶 既

繼序之不忘復

念典而無忽緬
光宅於陪京憶
文明之肇起乍偃伯於戎衣即釋奠於璧水挪
雲穗之圖書備傳當於
綸旨聚文館之英髦譯
翔鳳名閣之書史際百年而後興乃
化成於悠久叶會四庫之鉅功先七所而從事叶迫
雲構之落成逢
翠華之涖止穆五嶽而佐三辰插縹緗而羅錦綈俾棫樸
之材蔚興菁莪之治就理精則道契淵源粗猶文譬魚豕

奚蘭臺之足稱況荷銜之徒紀使者曰此以徵

聲教之敷久而斐亹

儀曹曰大東左右巨水襟環渾來千里遼有雙源江安流

於粟末海帖浪於涯垠總滋培乎

福壤並演潤夫幾何叶

聖主乃特祠以報酬恭

成命於前巡衍靈長之一脈昭肸蠁於千春或升香於高

阜或獻爵於重闉或遣吉林之告祭或亞濟源之明禋迓

覲旌之四詣恭

屬車之清塵共薌萁之飫沃同酒醴之苾芬分灌輸於田

畝奏猶翕於神紘瀆鬼川祇効靈而趨走谷王海若揚職

而後先下逮東梁之水利濟之川莫不稽我

王委沃我周原使者曰此以徵

懷柔之徧久而彌惇

儀曹曰國懋洪伐

帝疇嘉肜雲臺烟閣之像須璜析珪之封享

殿廷而必與陪

陵闕而相從希風牧之一德許稷契之匪躬溯

開基而佐命尤拓土而抒忠

聖主聽鼓鼙而思將銘彝鼎而念功式斧堂之邱壟遊

奠醊於戀翠因推恩於苗裔垂帶礪於無窮至若本支之
戚屏翰之尊 叶 元祀篤弼周疆以宗共獎平於百職偕彪
炳於
一戎或有往而復爵或賞延而承寵 叶 萃賢蕃於京邑乃
侑祠之特典 叶 慶刑平之合食偉褒鄂之圖容風發毀而
颼颼來功臣之哨犨車屆隨而轞轞兆
國祚之永隆豈不動昭融於契合威呵護於
時乘 叶 使者曰此以微功誠之敘久而彌崇
儀曹曰商都北亳維河景員 叶去 周遷西豳來於二洄
瀋京之築

嵩基是建海拱山環上游盤幹粵自古初未篤天眷臨洮起秦元菟築漢唐統安東句驪以竄遼金五京三韓斯渙明置指揮設衛亦僅羈縻四城中山所贅邑邑都都於今乃見塞有候人遊閉以晏會共享夫救寧而遽怠於修繕營大役於無爲豫巨防於無患紓民力以五年展土功於三限 叶 蠡麗譙之崔嵬廻峻堞之千萬形抱隰而縈原勢崪陵而峭岸儼參差而夷庭復通闠而帶閈任弋山而漁澤咸毗依而魚物貂兮豐於把斐楛敕勁於島愼爭棧蹬而貢琛競梯山而納賮宮屏障之一新際金湯之重煥使者曰此以徵佚道之民久而益勸

儀曾曰遏矣樂浪作藩瀛裔戴切近

光榮同陪位君允傳恭臣知職勵祝

壽億齡呼嵩萬歲同我鵷鸞萃彼鯷結跨險瀆以來賓自

貢藩而奉使輕千里而齎持閱九秋而匪懈

聖主褒恭順之有恆勉忠貞之能摯煥

宸翰於日星頒

膺文於世守叶俾服遺之俗知中國之

聖人衛滿之都頌

壽祺之

天篤叶他如札薩遊藩戚畹勳貴韝幕偕來氈裘畢至譬

觴集以仰流如麋羣而悉萃墍

鳳蓋之葳蕤斿

龍旂之郅偈際

天閶之洞開蹡

雲罕之四溢隨有繹於會同循

訓行於軒瑞莫不凜虞芮之椱庭懼防風之獲戾使者曰

此以微遠人之柔久而漸被

儀曹曰亹亹我

皇烝烝追孝 叶 翹心孔殷詵思倍篤蔚爲

篇章溢於卷軸䌓纚纚而洋洋思悠悠而翯翯境愈習而

愈親迹彌彰而彌熟僾有見而愾有聞存以愛而著以慤

大

謨烈之

顯揚垂法守之卓犖

聖訓備而嘉言彰後昆裕而

前光迪叶皇帳綿衣之纂詠歎而有餘唐弓夏服之觀惻

愴而不足陳豳風而韻凡幾絕寧忘賓裘羅丹紀德頌而

美不勝收奚止黃琮綠玉於是案

四舉以編排仍分年以纏錄界雲礽以

家法之民

詒孫子以君子之穀相與懍然悟

帝業之艱難而怵然懼

皇圖之纘續使者曰大矣哉

文至矣哉

德叶此則

至誠不息之徵所爲以悠久相勗者也聞止於斯矣子又

何告敬獻歌曰

孝治昌兮通

神明叶兮崇本重舊萬葉光兮又房藏歌曰五雲翔兮山

蒼蒼兮

祚流衍兮

福滂洋兮

頤綵堂文集卷二終

頤綵堂文集卷三

秀水　沈叔埏　埴黻

考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考

孔安國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倚相能讀即謂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又云孔子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其言雖未必盡然（說本薛文清讀書續錄胡敬齋居業錄）顧經無

正文自來所解各殊余擇其與孔合者而其他紛歧之說亦資以考與焉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卽靈王所謂墳典唐虞以前可考而知者踐阼篇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端冕東面而受於師尚父者也傳述少皞氏以鳥紀官夫子所見於郯子而學之者也外如呂氏春秋序意引黃帝誨顓頊語賈誼書修政引黃帝顓頊帝嚳語亦猶有存者小史掌邦國之志浚儀王氏訓卽九邱通鑑外紀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囿此引春秋緯文余所不取鄭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

爲服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足以證孔矣又如賈逵之說三墳五典延篤張衡之說五典馬融之說八索並與孔合夫所謂三墳者孔所據三皇已有文字且云書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而鄭注賈疏雜引緯讖以爲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世本黃帝之史蒼頡始造文字此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暨班固馬融王肅皆以文籍刱自五帝竝从康成據後錄定之言余竊以爲伏犧既已作易本揚子雲樓迂齋昉制卦本易正義則文字因之而生繼此代有衍譯故字以辭生無窮爲義也至康成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帝

爲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所依緯文又復乖舛諸儒數三皇或取燧人或取祝融以配犧農數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又世本帝繫大戴禮五帝德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紀皆以黃帝爲五帝孔獨不從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爲黃帝子青陽顓頊爲黃帝孫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無不以黃帝爲五帝首者正義所謂原由世本經焚秦所亂家語多謬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耳實則孔之三皇本於繫辭確不可易惟五帝之說與群書互有參差然晉皇甫謐撰世紀一依孔說與乎史記必非無所見而

云然也他如淮南子以八紘即八澤遂言八索八王之法
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則未知八澤爲何地八王爲何人九
州於虞夏周何屬也衡言禮爲人防爾雅墳大防也書曰
典朕三禮三墳謂天地人之禮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
空也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夫杜註
九刑之書以左傳所引周公誓命當之且三辟興於叔世
皆非空設之書而獨取於周何耶融言三墳三氣陰陽始
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九丘九州之數也夫人爲
天地所生則未知氣所自分而九州之數又不知其何所
指也諸家各以意言更無正驗宜杜鎮南所不信直注云

古書名耳宋張天覺商英偽撰古三墳以山氣形別之以連山歸藏坤乾傳之託云得之泌陽民家元吳萊嘗辨之明胡元瑞應麟謂出於毛漸隋劉炫所上宋毛漸所傳至紹興十六年臨川吳德遠沆撰三墳訓義偽太學博士王之望所獻書遂不傳此皆不知而作爲無稽之言者矣

明文淵閣考

明文淵閣故址山陽阮吾山司寇稱質之博雅諸公皆無以答王文莊中光祿謂在大內亦臆度之詞司寇以爲今之內閣大庫彷彿近之當時新都楊文忠在閣升庵挾父勢屢至閣縱書攘取甚多又典籍劉禕舍人胡熙主事李

繼先奉命查對而繼先即盜易宋刻精本觀此必非在大內之中有同溫室漢哀帝時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而野獲編謂其御書臨牕牖皆牓白蠹列櫃當時掌管局之典籍云云則與今日大庫形勢宛然如繪且禁城殿閣觚稜皆綺牕藻井浮思玲瓏惟是史宬為明季藏本之地則神龕石室穴壁為牕蓋以木竟亘地防火為先今大庫之穴壁甎牕敝史宬尤為嚴閟則為昔日藏書之所正與史宬制度相合詞意此言殆於揣測得之矣而若無其據寻考王文恪震澤長語謂閣在奉天殿東廡之東文華殿之前前對皇城深嚴邃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無敢至其地閣中趨侍使令惟廚

役耳防漏洩也故事禁中不得舉火宣宗指庭中隙地置庖自是閣老得會食中堂每列凳側坐而庖其中以俟臨視太宗賜儒臣詩首云秘閣宏開當巽隅充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謝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宣宗聽政餘閒數臨於此進諸儒臣講論折衷親爲之銘有曰於昭天文燦燦奎壁國家書府此其儀文淵之閣屹巍巍古今載籍庠有遺明臣如楊文貞士奇曾進文淵閣書目鄭端簡曉有直文淵閣表黃泰泉佐有文淵閣登望詩倪文僖謙高文端儀並有文淵閣賦張江陵居正馬文肅世奇並有文淵閣藏書記稱盛事焉又考志載

常熟張洪丹徒裴俊吉水陳誠俱赴文淵閣修大典懷安黃童以楷書徵入文淵閣繕寫大典則知大典一書實成於斯閣也正統時崑山夏昶在文淵閣寫經顧考明代秘書署而不備官亦缺乏無常員然且藏之無幾而其所藏者又皆禁而不許觀不過每歲一晾以防蠹朽而已以弖觀於今日之

文淵閣芸籤之富藻構之宏官制之詳化成之廣其規模奚啻霄壤相懸哉

射潮考

辛巳冬學使晉寧李鶴峯先生補錄獻賦諸生以射潮

命題余閱吳越備史錢鏐傳芳集及元劉一清錢唐遺事得其詳云

武肅王以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初定其基而怒潮急湍晝夜衝激城下沙岸版築不能就表告於天云願退一兩月之怒濤以建數百年之厚業禱胥山祠云願息忠憤之氣暫收洶湧之潮爲詩一章函鑰置於海門云天分浙水應東溟日夜波濤不暫停千尺巨堤衝欲破萬人力禦勢難平吳都地窄兵師廣羅刹名高海衆獰傳語一作爲報龍王一作神并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因採山陽之竹令矢人造爲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珠鍊剛火之鐵

爲鏃旣成用牲醮地分箭六處幣用東方青九十丈南方
赤三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五十丈中央黃二十丈
鹿脯煎餅時果清酒糗脯茅香淨水各六分香爐布盤以
丙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禱云六丁神君玉女陰
神從官兵六千萬人鏐以此丹羽之矢射蛟滅怪涸海枯
淵千精百鬼勿使妄干惟願神君佐我助我令我功行早
就禱訖明日募強弩五百人以射濤頭人用六矢每潮一
至射以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旣而潮遂趨西陵王乃運
巨石盛以竹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後建候潮通江等
城門其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手數步盡塘成後遂

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析作亭泥路之旁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然潮汎之來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馬觀東坡看潮詩自注云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足爲之證案宋史馬亮傳亮知杭州先是江濤大溢築隄數年不就詔詰問亮乃褒詔作文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卻出橫沙數里隄遂成此則仿吳越王事而爲之者

本朝康熙間鹽官築塘當事曾倣行之查他山愼行次韻屠艾山中丞閱吾邑塘工紀事詩但祈河伯漸相屬或覬陽侯射可祛自注前此有用築河隄法課民間出蘆葦及遺

術士射潮者又武進趙恭毅（申喬）撫浙時易海塘土以石祭江神海潮至竟工不通岸孝感居文山（沂）撫浙時中小亹爲海潮故道頻年潮衝小亹山北爲患甚劇沂爲文處禱山北沙漲數十里水徙山南人獲利劇沂有詩云詎有虵龍波底窟圳闢淸淺鏡中天紀其實也然則彷而無效是又存乎其人矣

朱子語類臨安鐵箭只是錢王將此搖動人心使神之余竊以此語爲未然在易坎之象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中孚至信可以及豚魚而涉大川也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戍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

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自金蒲城遷居此城匈奴復
來攻壅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
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仰歎曰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
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再拜為禱水
泉奔出恭親自挽籠令士和泥塗城揚水以示虜又索
勒字彥義行貳師將軍事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
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
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隄勒厲聲曰王尊建節
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勒
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

戰三日水乃迴滅灌溉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又梁暉字始娥冀之 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袍罕出頓金城南山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靑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此並古人之以一誠孚水德者當與錢王不殊也因考射潮事并及之

廣陵散考

晉書嵇康傳初康遊洛西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有客詣之共談音律因彈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後坐呂安獄臨當就命顧視日影

紫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嵇康讚曰南海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宋朱伯原長文琴史云此說已怪不足據也知叔夜之意者惟唐之李勉乎考勉傳汧公自製響泉韻磬天下寶之不言其能廣陵散也張隨文王傳亦稱康臨刑謂其兄日向以琴來不否兄曰已至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吳均續齊諧記王彥伯見一女子於吳郵亭女取琴調之聲甚哀雅類今之登歌曰此楚明

光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則是廣陵散似卽太平引抑未知楚明光之又爲何曲也而世說載會稽賀思令常月夜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仿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於今不絕夫此聲之傳殆如夢溪筆談所記中有數聲他曲皆無如潑攦聲之類是也顧其取義所在輾轉於懷究竟未得其解一日閱唐書韓滉傳滉子皐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晉乘金運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羣絃與宮同音所以知司

馬氏之將篡也懿受魏明帝顧託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荊王彪毌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地彼四人者皆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嵇康琴賦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注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元琴賦曰馬融譚思於止息其哀憤躁慼憯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此如其音錄唐朱慶餘撰載崔詮奴授其女烟箏曲有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同爲商聲故箏曲亦襲此名益歎讀

書須字求其訓而知音者之尤難其人也顧貢父詩話春渚紀聞老學叢談並言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僉謂皆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又劉潛琴議魏武平荊州得漢雅樂郎杜夔爲太樂令妙於廣陵散康就其子猛求得此聲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況存中云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此言當不虛耳又按宋志有李約琴調廣陵散譜一卷而樓攻媿得廣陵散于盧子嘉以此曲多潑攦聲二序正聲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爲一曲權輿聲乃發於五六絃間疑若不稱王明之爲作

小序獨起以潑攊琵琶數聲然後如舊譜遂亟傳之且云邪婆娑雖得楣柘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證唐李琬意盡聲不盡之說此出後人所作未必有當古音因爲指出作考他日過阜城尚當訪亭之故址一再低徊耳

釋

釋削

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註今之書刀說者謂康成以漢法況之古書刀亦然非削不可以他用也案書刀用以刻字亦以除字故曰筆則筆削則削左傳云

削而投之後漢書楊由傳風吹削胏謊言削札牘之柎也王褒僮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漢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筆皆以刀筆自隨又案西京雜記子雲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俗之語作方言子雲荅劉歆書云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惟書刀可以滅青削槧則雄時猶用削也賈公彥疏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用書刀是古之遺法也至其形製則疏曰反張爲之謂若弓之反張以合九合七合五成規也王氏曰合六削而圜之其埶圜而成規焉

氏諸家亦以爲假曲御刃是也記又曰桀氏執下齊金有六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之齊註多錫爲下齊疏四分以上爲上齊三分以下爲下齊王氏謂凡以金爲器必齊之以錫以柔耎而濟堅剛則其爲器也不折以青白而濟赤黑則其爲色也明哲削以削書欲其堅韌不脆其用錫宜多也按本草鉛謂之黑錫寶藏論東陽黑錫可以和銅則六齊之錫即鉛也鉛鐵通謂之錫銅之初出於礦色皆紅古曰赤金以鉛和之則黃故記削曰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先後鄉以爲鋒鍔之利常如新其刃脊雖至敝盡不偏袤無瑕惡王氏謂此材美工巧之効所謂敝之

削不過也又少儀刀卻刃授穎削授拊鄭謂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考徐鍇說文繫傳削从刀肖聲者鞘也一曰析也刀之匣也其書刀削簡牘者从息雀反偃月形也孔穎達謂削爲曲刀是也戊戌秋閱班蘭臺集中云竇侍中遺仲升珹阜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一時未得刀與削之辨近戴氏震考工記圖亦未盡合因考諸傳記知削之體蓋曲而有把者作釋削

論

六國論

當秦之隆天下莫不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厭其暴而幸其速亡而所恃以與秦爲難者惟有六國爲六國計者當同心并力以伺秦之隙而攻其不備而不可割地以賂秦夫割地以賂秦非不欲姑爲餌敵之術卒之自絶其援其勢遂儳焉如不終日而國亦見并吞於秦此論六國者當綜攬當日之大勢而爲之策萬全也六國中惟三晉當秦之衝以控引燕趙中山而蔽遮宋魏與衞爲韓計者扼吭拊背以與秦相周旋俾不得尺寸逾函谷關深溝高壘嚴兵而固守俟其既倦疲於瞻顧之不遑而後合與國圖之不

乘之以險而薄之於危不止彼無所恃其百二之雄而我得以立萬一之效豈真如負嵎之虎莫之敢攖哉而燕趙中山又宋魏衛之所恃以爲外援者也蓋宋魏衛處中原腹心之地膏腴千里帶甲百萬外有所恃以無恐則與關隴收指臂之使而於藩籬得脣齒之依使黔首無西顧之憂而我馬藉南紀之壯而又得燕趙中山掎之角之一呼而肆應熟操而猝發不數十年汧渭皆牧馬之場而彎弓報邯鄲之怨矣且也秦自穆侯孼國事會可乘陷楸執政峻急自喜內訌者木壞城削者必崩蹈瑕候間覩釁而動又實無可失之機哉計不出此贊鼓于一二辯士之口務

走於縱橫捭闔飛鉗揣摩朝三暮四狙公之術以與秦相抗稍不得逞即舉而委之至出於不獲已最下之策舉平日嘗秦一面者委之以飼餓虎夫虎很無厭之欲至割地以啗之而六國之亡不旋踵而可待其勢豈遂自取敗衂而止歟雖然當日稱富強者莫如秦而亞於秦者又莫如楚誠得韓以抗秦有燕趙中山以屏中原而又南結於楚西合隴蜀之衆以夾攻秦秦豈遂成不拔之基哉可金繒割壤此後世偏安偷活不保旦暮之所爲而不意六國之先蹈之也剜肉以補瘡支左而屈右觀六國之亡吾不得不以儀秦爲戎首也

周世宗論

余既閱子蔚周世宗論喜其筆端闓爽而於天人興廢之故未及推闡精微因復括此以繁其疑

讀史至五代分裂之餘而歎大寶之如弈棋取玉之如乘傳也天未厭亂人不悔禍皮必待漢光武唐太宗其人乃始定於一耳不然如世宗者亦可謂英主誼倅矣而祚薄悖發遐移點檢豈非氣數使然歟世宗以晉藩入繼周統鑒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高平之役轉敗爲功首誅樊何威令一伸能使宿將用命偕卒致力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下三關皆躬履行陣應機決策

其削平天下之志亦槩可見矣間嘗迹其所當興者甚鉅而卒不足以興周者其故甚微微合五季全局觀之有不能釋然於眷顧之獨私也其用兵也簡閱軍實號令嚴明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膏澤以養無用之物斯其爲十萬橫磨劍何如哉其用人也命趙匡允李重進以爲將王朴王處訥竇儼以作律厤定禮樂如趙普曹彬竇儀輩皆宋祖心膂而其始並顯於周彼梁唐疏王彥章用趙巖張漢傑因宦者李從襲等殺郭崇韜真與桀紂合之尤而取蜡燒之轉矣其愛民而知本也親錄囚於內苑頒均田於諸道刻木爲農夫蠶婦置殿廷貴

淮南饑則曰民吾子也子倒懸而父爲之解安在責其必償也豈僅能誦賣絲糶穀之詩已耶而余所爲卓絕者毀天下銅佛像鑄錢曰佛幻妄身世而亟利人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民猶不惜割截豈惜此銅像云云則惟唐武宗庶幾同之而憲宗懿宗所不惜也然則周曷以亡也昔杜太后疾革遺命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繇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且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論者謂杜后惟據一時目擊之見造此厲階之說蓋黃袍加身去黃旗被體時未幾耳郭威取天下於孤兒寡婦再傳而失亦如之其殷鑒矣雖然成王之爲

孺子周室亦幾岌岌矣使無周召以為之佐抑恐問鼎請隧之不待東遷也然而下世卜年卽無周召有可共信者何則其所積累然也柴守禮故嘗殺人犯法無足論威之將大軍入迎春門也劉旻亦欲起兵南向李驤嘗說旻曰視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湘陰卽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否則且為所賣向使劉旻果聽驤言則天子正不必侍中為之也威詭得之亦幸矣逐鹿爭雄得馬非福世宗有見於此用是孜孜圖治惟恐失墜其語唐鍾謨曰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可及吾時治兵修守備為子孫計而宋主亦曰有天

命者任自爲之何其相脗合耶嗟乎氣運必至厥敗自在當李唐之末延號壹呼烏鱗雜襲亦日月之餘光耳天生藝祖非必卽光武太宗也然而素有大志其母固知之矣且曰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言也義方哲命不旋踵矣則或者論謀之遂誠有非朱五經行謂李克用三矢可樂論者顧其措稍如何史未及備者之耳故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觀於周世宗以峻法繩羣臣而不能害太祖又何疑末帝之不足存梁明宗之不足與唐也耶他日世宗嘗召陳希夷問以飛升黃白之術

摶曰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及聞宋祖代周驚喜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此則天道元遠難以一二而窺測也

元明辨亡論

元世祖肇興朔漠明太祖崛起布衣兩朝創業之主偉蹟雖異英武畧同且俱得賢后內助雲龍風虎又不乏人宜其旋乾轉坤後先接迹也所惜者一則廿受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之蔽致陷前星一則罔燭胡惟庸之奸貽禍元嗣書曰知人則哲不如是矣元之仁宗明之仁宣皆守文令主享國不永未臻上理然元仁宗舍姪立子忍心負兄傚宋

太宗渝金匱之盟天亦不佑其嗣使大寶卒畀武宗之子孫較之靖難之師惠帝自啓其釁焉能邀天眷之回乎唯改玉之際一陷淫虐一死義此其食報有繇當卜世之初規模氣象蓋已迥不相侔矣綜而論之元政之失病在重釋輕儒明祚之亡病在右文左武元有天下即知崇奉孔子尊爵顯號恤嗣追封樂用登歌戶增灑埽豈非道隆之候乎無如尊信沙門道官學佛建寺寫經司空司徒之官帝師國師之號如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真伽）年札克喇錫結琳沁（舊作輦真吃剌思伽璘真）之黨流毒無極厥後天魔一舞而九有以亡至元之初求才甚急蒙古色目勸學維殷然歷三主

四十餘年始詔行科舉一歲僅得三十餘人迨後至元而
罷之者五年許有壬力爭不能遽復以故朝多倖位莫與
圖治野有遺賢不樂爲用雖襲正統未滿百年其明驗矣
明興即詔求遺書定取士之法不欲倣漢高提三尺取天
下徑可馬上治之故三百年中官人必科甲宰相盡讀書
人文雅之盛非不炳焉及其流弊帥臣專閫倚若長城一
書生持尚方劍斬之如兒戲賀風子死熊延弼毛文龍相
繼受戮而邊事不可爲矣尤可恨者寵任閹宦權傾宰執
甚於漢之十常侍唐之北司如元代李邦寧之釋奠續元
暉之文階殆百倍焉土木之變誰爲戎首元氣國脈斵喪

僅存至逆璫擅政委鬼當頭倒持太阿侮弄神器幾無天日矣中間藉以濟事者惟張永一人其先後爭光史冊者亦惟雲奇王承恩而已此又立國者理亂之定軌不可不察也實則兩朝開創之後君德相業比於漢唐北宋亦寥寥矣

頤綵堂文集卷三終